

75 解脫

那個念頭是突然跳進他的大腦的。

剛開始，他覺得那是一個荒唐的白日夢。但是，他越想，就越覺得那是一個好主意。

那天一大早，他坐在客廳，凝視著牆壁，那是他的習慣。每天太陽一出來，他就起床，為愛爾西和他自己做好早飯，然後坐在那裏，陷入沉思。

每天早晨的這種沉思，是對現實的一種短暫的逃避。因為愛爾西從來不進客廳，他們結婚後的最後十年裏，她一次也沒有進來過。

她坐在一張輪椅上，待在她的臥室裏。她痛苦地、默默地坐著。她只有在衝他吼叫或抱怨時，才會打破沉默。她不指責他的時候，總是輕蔑地注視著他，提醒他，他應該為她目前的狀況負責。

十年來，無法跟她好好地相處，所以，魯瑟福德·帕奈爾為了減輕這種痛苦，每天都會陷入沉思。

「魯瑟福德！」

「在——在——」她的喊聲把他從沉思中驚醒。「愛爾西，什麼事？」

「過來，快點過來！」她喊道。

他疲倦地站起身來，走向她的房間。她從來不許他拉開窗簾，所以屋裏很黑，隱隱約約散發出一股黴味。

「這茶是溫的！」她說，她的聲音尖利刺耳。「溫的，就像你一樣！你這個人，什麼事都做不好。你就不能雇個會做早餐的人嗎？」

「卡西太太會來的，」魯瑟福德平靜地說。卡西太太是他雇用的第八個僕人。「你知道，她無法趕來做早餐。」

「我知道。我還知道你做的早餐沒法吃。好啦，魯瑟福德，從這兒滾開吧，除非你想開車帶我出去兜風！」

在過去的十年中，這話他已經聽過無數次了：除非你想開車帶我出去兜風。

他關上門，走到客廳，停下來，望著窗外。他看到卡西太太正向前門走來。

卡西太太是個熱情、善良的女人，魯瑟福德很喜歡跟她聊天。

到目前為止，愛爾西生硬的態度沒有影響她。

他打開前門。「卡西太太，早晨好，」他說。

她又高又瘦，一張臉總是笑嘻嘻的。但今天她的臉上沒有笑容。「早晨好，」她說，「我能不能和你說幾句話，帕奈爾先生？」

「當然可以。」魯瑟福德說，覺得很不安。

「帕奈爾先生，」她走進房子說，「我必須提前告訴你，我找到了一份工錢更多的工作——」我理解，卡西太太，我理解。你幹完這一星期再走，是嗎？」

「啊，那當然。」

魯瑟福德很想說：「你離開並不是因為想掙更多的錢，而是你再也受不了她

了，對不對？」但他什麼也沒有說。相反，他穿上衣服，戴上帽子，走出了家門。

這是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，也是魯瑟福德決定實施他籌劃以久的計劃的日子。

他來到拐角的公共汽車站，等著乘 16 路公共汽車進城，十年來，他每天早晨都乘公共汽車進城上班。那次車禍後，他就賣掉了汽車。但是，這並不能讓他不想汽車或那次車禍。

愛爾西也從來不讓他忘記，在那個陰雨綿綿的夜晚，是他開的車，正是由於他的判斷失誤，才造成她一輩子只能坐在輪椅中。

他上了公共汽車，像往常一樣，衝司機點點頭；然後，像每天早晨那樣，他走到車尾，揀了一個靠窗的座位坐下。但是，今天他比平常提前三站下車。

旁邊就有一個電話亭，他走進去，往他的辦公室打電話。

「是瑪麗嗎？」他說，「你好，瑪麗，我是魯瑟福德。」

「啊，魯瑟福德，你今天不舒服嗎？」「對，我今天不舒服，所以打電話說一聲。」

「你要我告訴斯皮克斯先生，你今天病假，是嗎？啊，我希望你的身體很快恢復過來。這可不像你，你從來沒有請過一整天病假。」

克魯什曼是殯儀館的老板，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，輕輕地咳嗽了一聲，露出微笑。

「先生，有什麼事嗎？」

「如果你們能為我處理所有的喪葬事宜，我將不勝感激，」魯瑟福德輕聲說。

「當然可以，當然可以，」克魯什曼說，「我完全理解。我知道您現在非常難過。可以告訴我去世者的名字嗎？」

「不必了，」魯瑟福德說，「我已經把地址寫在這張紙上了。你們今天晚上來，把死者運走就行了。」

克魯什曼又咳嗽了一聲，這次可不那麼輕了。「這可不太合乎規矩。先生，誰告訴我們必要的情況呢？」

「等你們晚上到達時，就知道了。今天晚上八點，怎麼樣？」

「八點——好吧，當然可以。」克魯什曼說，「那麼，多少人參加葬禮？」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「去世者有很多親戚朋友嗎？」克魯什曼說。

「啊，」魯瑟福德說，「不會有很多朋友參加葬禮的。」

魯瑟福德這麼早回家，卡西太太感到很驚訝。

魯瑟福德衝她微微一笑。「卡西太太，你今天也可以早點回家了。還有，」他掏出錢包，「我現在就付你工錢。另外，還要加上一點兒獎金。」

卡西太太的臉嚴肅起來。「我希望今天早晨我沒有得罪你，帕奈爾先生。你知道我為什麼離開，對嗎？我今天早晨撒謊了。我不是因為——」「我知道你為什麼離開。因為你受不了我的妻子。我非常理解你。啊，我一點也不責怪你，卡西太太，一點也不。」

卡西太太不安地扭動著。

「我也恨她。我希望她死去，這樣我就自由了。但她不死。卡西太太，我真希望我能像你一樣，一走了之。」

聽到這裏，卡西太太說了聲再見，逃跑似地走了。

「魯瑟福德！魯瑟福德！是你嗎？」

從臥室傳來尖利刺耳的聲音。

「是我，親愛的，」他說，「我馬上就來。」

他握了握拳頭，讓自己鎮定下來，然後走進臥室。他逕直走到窗戶旁，拉起窗簾。陽光照進房間。

「魯瑟福德！」她尖叫道，「你發瘋了！」

魯瑟福德從口袋裏掏出他在藥店買的毒藥，拿給她看。「我給你帶了件東西，」他說，「一個小小的禮物。它能幫助你擺脫孤獨與痛苦。」

「你在瞎說什麼？快把窗簾放下。魯瑟福德，你知道在這個時候，我不能見陽光！你這個無能的傢伙，你是不是被解雇了？」

「小天使，」魯瑟福德說。「我曾經告訴你，你很漂亮嗎？如果我說過那種話，那是在撒謊，我要你知道這一點！」

「你發瘋了！」她吼道。

他快步走出臥室，來到小廚房，倒了一大玻璃杯牛奶。他聽到她在臥室裏大喊大叫，這加速了他的行動。他打開藥包，舀了兩勺老鼠藥放到牛奶中。

他端著玻璃杯，回到她的臥室。

「別想討好我——你知道我討厭牛奶！」

「但是你每天晚上都喝一杯牛奶啊，」他說，「再說，我也不是在討好你。十年來我一直在討好你，但一點用也沒有！」

她手捂著臉，大哭起來。輪椅被她搖得吱吱亂響。「你太殘忍了！媽媽叫我不要跟你結婚！我應該聽她的話。」

「你媽媽從來沒有叫你不要跟人結婚過，她巴不得早點擺脫你呢。連你父親都受不了你這個人！」

「魯瑟福德！你太殘忍了！太殘忍了！」

「愛爾西，你不想知道我給你帶來了什麼樣的禮物嗎？自由。對我們倆都是解脫，讓我們倆擺脫對方！」他笑了一聲，「要知道，這禮物花了我三千元！」

「三千元！哪兒來的——」

「我兌現了我的保險，愛爾西，親愛的。總共三千五百八十二元。另外，我取消了定期人壽保險。很了不起吧！」

「魯瑟福德！你發瘋了！」

「聽我說完，好嗎？我向你提個建議，」他雙手端著牛奶杯，「你願意去洗手間嗎？」

「別胡說八道，」她說，「這就是你的建議？」

「我想你會這麼說的。」

他露出溫柔、悲哀的微笑，舉起杯子，一飲而盡。「親愛的愛爾西，你很快就會意識到，這兒的事並不那麼難以忍受——」有那麼幾分鐘，她不知道他這話是什麼意思。

----- (完)